



咄咄錄

四冊

黔事緣起

黔南隣粵黔事蓋與粵事竝起於咸豐初事托於苗其實苗無能為也黔地山路叢雜為楚蜀盜匪淵藪緝捕勾稽良非易易又有燈花天主等教各自為寇與川楚教匪無異其士習刁戇恃符幫訟聯絡胥差於是輒有抗糧之案乃者黔事不可問矣追原禍首則糧梓書辦也銅仁孝廉也以書辦孝廉而為首抗糧奇矣以書辦

咄咄道人

編

孝廉為為首抗糧之犯而勾引苗匪入城戕縣令郡守  
則尤奇中之奇也維時總督羅某駐遵義督師進勦遽  
爾云殂羣下秘不發喪孟浪一戰大敗於賊由是而苗  
皆變由是而教匪且蜂起勢蔓全省禍延十年至今愈  
爛黎平之與粵西界也橫亘二百餘里教匪最多古州  
永從兩妹尤甚其盜匪有老冒老三哥大五大六大九  
為之渠魁其編號從大一至大十從小一至小十以湖  
南紙牌之字為燒香拜會之號丙辰夏六月起而圍城  
明年總兵田興恕以楚軍援黔所向克捷十月至黎平

圍解是時黔撫庸闇素不知兵言官曾痛陳其非皇  
上亦知其不能為特更易無人不得已而用之尋石  
逆自廣西分黨由西隆竄擾興義貞豐歸化諸縣州廳  
所在兵勇鄉練竭力堵禦匪黨往來無停趾徑撲廣順  
陷永甯州州附近省垣聲勢猖獗事機危急延興恕軍  
入立摧之追勦無算擢貴州提督辛酉春朝議授以欽  
差大臣關防予東道何冠英以二品銜領巡撫事和衷  
共濟旌旗變色無何冠英殂而興恕兼辦巡撫事年少  
武夫驟膺重寄幕友游客相比為奸中外劾論之既以

擅殺傳教夷人責令四川大營効力丙寅粵逆蕩平前  
湘撫李瀚章撥兵勇三萬人奏派湖南布政使兆琛記  
名提督周洪印開復布政使銜李元度等出師分路援  
黔竝請由兆琛奏報軍務以一事權丁卯十月湘撫劉  
璣奏援黔官軍日久生玩請將統領各員懲辦於是兆  
琛等罷以湖南臬司黃潤昌提督唐炯席寶田榮維善  
代之炯遂規復青黃寶田亦收還施鎮蕩平百餘寨擒  
斬數千人黔省用兵比年來此一振嗣以按察使葆  
亨駐紮湘潭總辦兩湖廣東協黔捐務督催轉運給予

關防專摺奏事八年三月苗逆包火肚據巢死守二十  
二日潤昌等分路進攻黃飄白堡諸寨遇伏潤昌陣亡  
道員鄧子垣等死之維善衝入重圍率副將王得勝等  
扶傷奮擊蒿巖越險二十三日夜死於黃颺全軍覆沒  
逸勇丁一人以四月二十八日回營而黔事自是又沮  
矣

咄咄道人曰黔當道光季年奸宄亡命狐嘯梟嘯會粵  
西賊大起胡文忠公上言督撫請環邊要隘築堡守禦  
以為言戰不如言守用兵不如用民力以自衛不如先

用地利以衛民異日再造楚北使楚漢屹然而東南軍  
務得有轉機大畧在此四言矣癸丑去黔嘗致黎平府  
曹子祥書言天下大亂何處不因莠民而起且兵政如  
此而不知整吏治如此而不之察國計如此而尚謀自  
奉人心風俗如此而尚顧私情竊料此方之盜已死後  
盜又生不過一年又當復熾又致孔臬司書言黔中之  
事非立誅三五貪劣將弁竝劾去二三十人則不能起  
鼓聲而作士氣蓋黔事之不可為由來久矣後田提督  
以 欽差大臣兼巡撫文忠言忠普特營官哨長才耳

湘人保之太過黔人爭之太力以致 樞廷以為異人  
實則此種勇士所在皆有以言將畧將才則未也終恐  
誤黔可謂知人然而黔事之誤田不足責也竊論之黔  
居天下之西南其輿圖似蜂而小腰當中原一大郡耳  
自前明建省以來叛者數起最後金石蠻石承寵臥龍  
蠻王阿倫播酋楊應龍水西孽安邦彥頻抗大師膏塗  
原野迨明社屋流賊橫孫可望李定國互相構釁屠焚  
之慘尤不堪言順治十五年中原底定我 世祖章皇  
帝命宗室大臣帥師臨黔羣盜風捲俄會師取雲南明

年勦馮天裕又明年征馬乃康熙三年水西版圖式廓  
流寇叛夷以次殲滅於是宇宙肅清黔之民夷始知  
昇平之樂然則平黔之兵宜專不宜分乃者湘撫慨然  
出師將欲乘吾軍威銳師直入而一敗於玩再敗於奮  
可勝慨哉嗟夫時當倣擾非才不足以寄艱鉅自咸豐  
間世之起徒步而至方面其實有裨於時者吾方以為  
豪杰矣要之出處去就固自有道此道失而廉恥之源  
絕功名之路開賢者不數覲不肖且輩出也許海秋舍  
人曰演迤庸懦拘攣闡茸既不足言而迂濶不解事與

夫怵利害而貪榮祿言同百舌膽若鼷鼠益不足論然  
則天下遂無才乎始誤於資格今又壞於保薦矣以貪  
為廉夷名而躐行比比皆是夤緣要結其術彌巧自鰥  
厥官而功在越畔朝丞倖而暮監司倖致之速望風而  
靡蓋無恥極矣天下雖乏人奈何向無恥中求之是滋  
之亂也墮壞名節破敗禮義欲以濟艱難而平禍患烏  
可得哉烏可得哉大抵士無論何如要在有恥有恥斯  
有氣有氣斯有節有氣節斯有功名其用之大小不可  
知其必不俯仰隨俗為苟賤不廉之計則確然有可信

不用而死命也。自媒以求用，豈真士哉！可謂篤論。御史譚鈞培言：果其合將帥為一心，化畛域於兩省，師張廣泗、平苗之論，仿趙克國屯田之兵，步步為營，節節進勦，而又有功必賞，有罪必誅，存剗不容，濫登糧餉，斷無虛耗，乘機以進，伺隙而攻，將釜底游魂，有不聚而殲乎！亦有識之言也。昔仁宗睿皇帝於三省教匪，首逆王三槐解京審訊時，有官迫民反之供，聖懷惻然，特諭褒擢廉吏劉清等，以風勵天下。當時民間聞者，感泣至今。誦之誠以吏治貪廉、民生之休戚所關，舉措當否，民

志之從違，所分亦即天下所視為安危治亂者也。

滇事緣起

滇南漢回之仇始於緬甯烈於永昌蓋構釁垂數十年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林文忠公自陝移節督滇至諭之  
曰止分良莠不分漢回適回民丁燦廷赴京疊控漢民  
沈正達等有司提犯解訊保山糾眾奪犯燬官署殺回  
戶并抗拒鎮道兵公提兵出勦途次聞趙州之彌渡有  
客回勾土匪滋事遂就近勦彌渡破其棚殲匪數百保  
山民股粟縛犯迎師公召漢回父老諭以恩信復乘勢  
搜殺永昌順甯拒捕戕官諸匪寘之法嘗曰後有善者

可以久安否則無十年靜謐也滇民多情惟臨安人以採礦為業而俗尚爭鬪咸豐四年甲寅三月南安州石羊廠漢回爭奪擾及回村回民勢不敵而臨安人追至楚雄之召令距郡六十里郡守不能制請兵於大府兵駐中途以委員遣散苟且遷就啖臨安人以多金飭令歸廠而回民乃怨聲沸騰冬回民復來爭廠亦擾附近之漢村大小驛川楚雄之大村也兩次焚掠廬舍蕩然明年乙卯村民數千家聯名控訴飭府查辦寘若罔聞民亦大恫時臨安人因糾眾日多亦將散去驛川人乃效

秦庭之哭投袂而起者萬人川貴廠徒應聲畢至楚雄所屬無處不至至則突入衙署坐索銀錢城鄉回民搜殺無噍類先期逃匿熟室廬郡城閉門數日臨安人勢益張郡守謀於僚屬密檄姚州回練以制之既又為臨安人所持又給以印檄許其遇回即勦於是滅回之謠四起而昆明適有以應之昆明大紳辦理團練以此各鄉不逞之徒日聚千百人游於城市屏回民若異類時露吞噬之心回中紳衿哀鳴於官官不為之主姚州回眾而強七屬之逃亡者皆歸之其弱者方為臥薪嘗膽

之謀其黠者遂有乘機起事之意於是攻郡城圍鎮南  
奪英關皆不克明年丙辰乃踞姚州以自保臨安人造  
言滅回未嘗不懼回聞姚州勢盛乃不西上而轉之東  
自楚雄走祿豐安甯喧傳至昆明昆明之回益惴惴而  
亦不足以自備昆明海口地險土沃回民居焉新興武  
舉人馬凌漢聚二千人於此以防臨安人臨安人偵知  
之紆道至昆明西碧雞關大府遣地方官馳諭之遂不  
入由小板橋取道呈貢晉甯以去去未久馬凌漢之衆  
突至形狀詭異其勢洶洶漢民大疑懼大府亦遣地方

官馳諭之不聽追至小板橋而臨安人已去因劫李姓  
當舖竝殺田中工作者九人抗言大敗臨安人殲其渠  
魁餘逃去昆明之回皆欣欣然有喜色武舉人安福把  
總楊春科皆回籍也具牛酒迎勞於咸陽五墳馬凌漢  
還駐城外清真寺越日乃去而昆明滅回之禍作矣禍  
之作也亦恃有臨安人時馬凌漢去而臨安人有自武  
定來者駐黃土波距昆明數十里聞小板橋事訛以為  
真謀報復初猶未敢焚掠也二十四鋪者商賈輻輳之  
所好事之徒歛錢團練每鋪各數百人舉一大紳為首

於是逐之黃土坡館之火神廟酒食供帳給之夫馬局  
昆明之回乃一日夜而盡城外之回貲財妻女臨安人  
據而有之城內之回則各街圍練閉城恣殺而亦掩有  
其貲財妻女官為乞留收養者數百人嗚乎國狗之癩  
誰噬之耶又有此菩薩心腸耶昆明回有倖脫者疑其  
歸海口而昆明東之楊林又與尋甸嵩明相接壤尋甸  
嵩明皆回之村聚也於是昆明人招臨安人由楊林攻  
尋甸之塘子嵩明之羅冲而以二十四鋪人攻海口候  
補知府淡樹琪至自蜀緹城上謁大府大府器之使統

二十四鋪人教練誓師一月而戰戰之日捷書露布皆  
先備未交綏而師潰樹琪死之於是海口之役不能止  
勞師糜餉經數月而始平楊林之師以臨安為重而臨  
安人不為用海口既定羅冲塘子屢無功臨安人自相  
排擠漸稍引去是年冬地方官乃出而解紛不亂之民  
亦咸願休息於是和為撫而楊林之師頓罷當昆明  
之殺回也各郡風傳無不以滅回之說果符而柏府又  
有密札通行其事甚秘自是同舟之人皆為敵國臨安  
開化廣南永川昭通澂江曲靖阮麗江廣西永昌騰

越紛紛騷動告急之書旁午沓至而昆明自顧不暇茫  
無以應最後乃有大理戕官踞城一事大理民最酷樸  
士好讀書科第蟬聯故文風為全滇之冠太和附郭縣  
所轄東西僅六十里命盜之案恒數十年不一見茲此  
者政尚簡靜稱臥治乙卯丙辰間有抗糧一案變激於  
署令周繼勛率易舊章苛收勒折其糧頭多隸籍營伍  
屢遭酷責因聚眾數萬人要求復舊大吏倉卒舉動多  
乖姦黠又從中潛煽於是挾無己大阿倒持教孫升  
木民氣囂然麗鶴鎮千總張正泰以事忤本鎮懼其挫

辱糾合營兵及地方無賴者燒香結盟號稱萬人莫敢  
撻其怒本鎮總兵官亦患其不利於己也薦之開府令  
從征黔苗而正泰上書願與鶴麗紳士自備糧餉集練  
從提督復姚州許之正泰既奉檄即大徵餉於隣近州  
縣家有百金者輸其半勒偏萬狀麗江回民數十家正  
泰先以之嘗試一蹴而盡自以為奇功遂傳檄某日誓  
師起行由大理趙州雲南縣沿途掃蕩而後直取姚州  
此檄一傳人人震恐大理回民與漢紳因其索餉之酷  
故亦不願其來於是當事亟檄止之而正泰固未行也

編查保甲漢民男婦丁口十七萬人而回民僅七千有  
奇李玉根者故紳李蟠根之弟也素不齒於鄉黨而舊  
令倚之如左右手因團練昌言於衆曰漢人數加于回  
人二十倍回人敢生事殲之立盡矣回紳數人衣冠跪  
街中言曰太和漢回無宿嫌今以外侮之來宜同心戮  
力以自固若意存疑貳則回人數少不能不別求外援  
外人異心不可測度不惟無益於漢亦非吾黨類之福  
也諸紳有動心者而玉根傲狠自如數人者皆掩泣而  
散後難作全家自焚蓋賢者也漢團人衆而多怯回之

桀驁者思有以折辱之於其揚旂過門出而奪其二橫  
刀相擬竟莫敢前漢紳不能平輒相詬厲無何柏府密  
札至適迤西道林廷禧方勦邊境游匪知府唐愷培幕  
客以秘語洩於人遂大闕武進士馬明魁率蒙化回五  
百人入惇培力難消弭啟請廷禧回郡回民遂擁入道  
署廷禧以前次曾經彈壓而止冀復如初出生堂皇諭  
之退不聽檄召正泰為回所訶謂其袒漢也遂遇害大  
和令毛玉成率役巷戰死之參將唐阿懷為其下所殺  
惇培不出時回踞西南門而漢人猶踞東南半城而愷

培堅閉衙署守以鄉練自牆頭射賞格出殺一回匪賞銀十兩回愈激怒日夜相攻并覓乞丐於四鄉令放火燒村屯鄉練出城自救府署所募之練亦與愾培以行行之日百姓遮道哭聲震天而愾培不顧也甫出而練即縱火乘機肆掠聞公私金錢尚存數十萬頃刻而盡此七年春正月事也漢紳先後亦奔出而城遂委為賊有時姚州回困數月矣城中大疫死亡者枕籍斷其鹽久淡食客回復凌之乃赴營降有迤東回馬來朝者著名悍惡提督縱之去厥後焚廣通破羅川皆來朝為之

也而大理陷賊稽今十有一年矣彼時提督以家口陷大理賊約無攻即不殺故不進兵三月昆明官軍分道出奇會署鶴麗鎮福輯五取紅崖克之斬馘無算賊渠杜文秀遁入城衆回皆有反正意而提督乃故紆折撤兵攻賓居七十日無進取意文秀之勢復振由是而蠶食趙州賓州蒙化景東順甯零州鄧州浪穹雲龍永平先是徵江回民糾衆至呈貢縣投牒呼寃請查辦昆明殺回之事大府不為申理是年五月進圍昆明報仇在藉侍郎黃琮御史竇塢總辦團練號稱六十萬人賊至

戒城外勿妄動如有緩急城內出援以故四郊皆無遷徙  
徒記意一賊未見四城已扁倉皇之間團練盡潰老弱  
膏鋒刃華屋成劫灰財貨雲屯捆載不絕文武官紳聚  
觀城上矐雨日堵兩拳不知其作何悔恨也圍困三月  
城中多餓死者總督恒春愧憤自盡夫人殉之八月十  
八日楚雄令章源以練勇三千至始解圍而朝命川  
督吳振械移節滇南既而大帥屢易勦撫兩無成局十  
年庚申二月布政使華爾恒擢貴州巡撫隨調陝西行  
至曲靖副將何有保密令其黨史滌戴玉堂等糾練戕  
之奪其輜重十二月回部馬如雲以兵臨城時兵餉久  
竭巡撫徐之銘准其投誠入則之銘受其箝制川督駱  
秉章疏言是回撫漢非漢撫回可謂紀實十一年辛酉  
總督潘鐸孤身入滇同治元年壬戌殉難蓋如雲害之  
癸亥之銘殂候官林鴻年擢巡撫時督臣勞崇光駐貴  
州而鴻年駐重慶乞餉募兵丙寅鴻年罷丁卯夏迤西  
回逆傾巢入寇直犯省城六月陷定遠七月陷大桃八  
月據墨永鹽井連陷廣通祿豐二縣武定州及祿勸元  
謀縣城相繼失守戊辰崇光罷以按察使宋廷春護理

三月奉 上諭劉嶽昭着補雲貴總督雲南巡撫着岑  
毓英補雲南布政着宋廷春補雲南按察使着李元度  
補

咄咄道人曰直省之亂亂釀自官而難發自民滇之亂  
非民也亦非回也始則紳倡亂而官從亂繼則官怙亂  
而練作亂滅回之說主之大紳試思漢回錯處由來已  
久全省之回蔓引枝牽星羅棋布勿論挺而走險即使  
安坐偃臥引頸受戮皆若昆明之城內外亦不能同日  
同時而盡也困獸猶鬪蜂蟄有毒何況回部自唐迄今

散處西北易種遺育至繁且鷲一夫奮臂則千人目動  
一方疾呼則數州響應曩時張格爾之擾內地回民間  
之皆歡欣鼓舞及獻 俘京師回民避闕不出於途磔  
尸柴市回民相戒不至其處而保定回民則有偽為張  
逆未俘之先與將軍書者傳徧一時其言尤獷悍京  
師不知也夫浩罕俄羅斯竝皆回回強部密通新疆而  
回民行旅不攜資斧一路供帳皆有彼教之人嗚乎敵  
可盡乎天下之事不過理勢二者而已矣回民之勢既  
蔓延如此則必退而度其理天之生異類也猶人身之

有蟻蝨也欲蟻蝨之不擾則三日燂湯請洗五日燂湯  
請澣敢憚煩乎欲異類之相安則震撼以威使之畏維  
婁以德使之懷敢傲虐乎不分良莠不辨曲直民曰殺  
之紳曰殺之官亦曰殺之是悍賊之屠城也吾聞昆明  
之滅回也有新婦由浙江迎娶歸不十日而難作其母  
家澂江人全家送女僑寓昆明無一免者有小生理者  
一街之人皆稱其長厚爭欲庇之而前街人強呼之出  
令跪受戮一乳抱子就其妻懷中奪而殺之嗚乎慘矣  
天運循環無往不復今昆明人之受報於馬如雲也且  
何如大吏尸居大紳狼戾坐使滇海瀾翻澂江波湧判  
年之間二十三府城鄉淪為異域馴至圍城羅掘留武  
帝之叔灰長吏栖皇走素王於道路誰為厲階至此極  
耶夫滇自丁巳以來僅存雲南曲靖兩府庚申以後雲  
南府亦為回踞兵餉之源既竭勦撫之說皆虛是以胡  
文忠言滇事實難措手雖以武侯之才非藉蜀中物力  
則滇亦難平而駱籛門開府且疏請棄滇也若夫悍練  
之索餉動輒殺官匪類之餘生謬膺極品是謂亂國何  
足深言獨怪之銘屢干嚴譴而覲然人面甘為賊奴

箱制以何根雲葉琨臣例之鬼而有知猶自詡其為五十步也雖然嫁禍者為免之脫袖手旁觀貪天者為羊之羸輕心以掉不又大有人哉

附錄

許海秋宗衡曰木君七十 朝廷適以是時詔起先生督雲貴客曰天下多難久矣楚雖無事皖與吳賊正繁齊魯河雒鳴鏑在郊何不以先生往黔與滇既遠遠矣非所亟且黔固亂滇尤甚武臣且盜制之為難先生以七十之年行萬里之路兵餉

既竭智勇且困可奈何則告之曰非經盤錯焉別利器自古賢人君子所遭皆然先生受 兩朝之知以一身為報 嗣王冲齡海內喁喁不有人焉為其難是弓欲張而弦絕也黔滇之亂垂十年中原多故力若未遑 國家一視疆宇非甚區別近者承乏失人豈以玉斧揮之哉而棄若甌脫是誰之咎先生不往孰往哉往者非無人坐而視委而逃等 朝命於弁髦視民命如草芥因蘊不治患益滋大當 君父艱屯之事有利害計較之心世

之所以多禍亂也

附錄許海秋先生玉井山館文集致木君丈書  
木翁尊丈老前輩獻歲吉祥為頌前讀邸抄知滇  
事漸有端緒又聳悍將之魁傑屬橐鞬郊迎儼然  
有李愬見裴度之風此不易得之今時者亦足徵  
威望之洽於遠人矣過此以往雖有盤錯當可迎  
刃而解雖聖賢不過盡己職大豪傑亦惟得人心  
耳方今海內倣擾可云極矣當之者猶如平世演  
迤庸懦紀綱不立桓寬曰不患無法患無必行之

法許彥周曰禍亂既作惟賞罰當則再振否則不  
可支矣今時之弊正復相類大臣優游不能任怨  
誤人家國害難勝言夫法者本之天祖天子  
且不得私太過非法不及亦非法輕重緩急之間  
成敗因之宗衡前書言罰必自貴始天下知貴如  
公卿法且不貸雖桀鰲亦知畏矣賞必自賤始天  
下知賤如輿隸恩且不遺雖庸懦亦知奮矣然輕  
重緩急之未當猶之無罰無賞而趨避徼倖之術  
遂不可窮當事者猶復因仍至於訾讟之人得行

毀譽於其間如管子所言而是非得失靡不顛倒  
純繆事機坐誤不可收拾是誰之咎哉關中之亂  
未已近畿又復多事未事之先言者紛紛今雖大  
帥疆臣逮繫遣戍法未嘗不行而輕重緩急識者  
知其無濟矣易曰履霜當防其漸詩言陰雨必籌  
未然作事謀始之道羣以為迂濶其奈之何哉楚  
軍久抵金陵賊守甚堅急切不能下東南釐捐故  
捐仍復苛歛大吏因循又不能去其已甚阮弇塞  
路冠幘劫人至於鄉人來者不忍復叩之矣宗衡  
雖閉門掃軌然蟻蝨亦臣且儒者憂世之心又未  
能已邠原輟歎賈生太息蓋均之無益也中夜起  
立如何如何率布胸臆伏希亮鑒不宣

蜀事始末

蜀及滇黔遍產罌粟販者滙於蜀而輸於秦道光季年  
官立厲禁過都越國人人得而魚肉之始招集亡命為  
保護計繼且明目張膽公然以烟幫名刀鎗林立振隊  
而行巨炮轟轟日無長上地方官怵於人衆莫敢誰何  
為日久矣咸豐八年夏六月抽釐令下承辦又不得其  
人烟幫李永和於是作亂蜀人謂辦為鞑鞑永和辦短  
人呼李短鞑鞑以此擄脅丁壯均剪其髮天下無獨必  
有耦有長毛便有短鞑豈不奇哉短鞑雲南昭通府人

素無賴入川充帽頂帽頂者匪魁也以護送滇烟為生  
至是其黨持異議殺於官八月李逆糾數百人復仇旦  
夕之間陷筠高慶符三縣慶符令武來兩死之而成都  
官軍遲遲不出李逆因得以擄脅男女從容布置潛度  
金沙江徑圍敘府太守英雅宜踞真武翠屏兩山及弔  
黃樓時九月二十日也於是提督萬福臬司蔣徵蒲出  
師駐嘉定而敘府之圍竟四十餘日不解副將馬天貴  
死之時萬禱草以馬護提十二月初八日忽然四竄一  
由么姑沱陷嘉定之四望關一曰羅成鋪陷榮縣之自

流井貢井則訛傳陝撫曾望顏督陝甘兵東下也其實  
陝撫移節臘盡甫抵成都且謀度歲而富榮捷樂產鹽  
最旺之區均被蹂躪一空且分股由馬踏井攻資州圍  
井研其留自流貢者陝西候補知府田良領兵勇不下  
萬人營鳳凰壩而南溪令唐炯等又各以重兵扼東西  
隘口倘同日同時進勦環攻賊壘縱有幾多精銳亦將  
聚而殲旃乃遲庚申春未藏事而資州井研濱於危時  
東鎮皂陞擢提督未幾罷去以川北鎮占秦代之甘肅  
提督郭相忠制軍奏請來川者所帶陝甘兵又不服水  
土究不二月初九日成都運郎機大砲四尊至所費千

金百姓欣欣相告以為此砲一轟蕩平在即詎意寂然

者七日逆黨藍大順

大順於往歲十二月已詣唐炯營乞降而官軍意見不符未能決又

值曾軍新至所帶將士或思建立奇功突於十五日五未能洞悉情形轉移之間情勢遂異矣

更上竄黎明副將張天祿率親兵五百人在秀才坡堵

擊自辰及酉死戰無援殲焉自是凶燄大熾自五通橋

牛華溪竹根灘四望關周圍數百里皆為賊有田良占

秦高臥榮縣城中十日藍逆進攻嘉定眉州陷青神彭

山浦江園邛州省城戒嚴城外匪棍率難民向大戶估

借估吃所在騷然二十五日檄曰良等歸援二十八日

駐馬踏井結營未定為賊所撲所有藥鉛鍋帳委之而

去維時省南危在旦夕援軍復繞道入崇慶州浸假賊

由新津雙流長驅直入殆如無人之境也幸也賊攻邛

州不下竄入雅州不旬日陷名山榮經天全州成都獲

完殆有天焉當藍逆之上竄也李逆坐守竹根灘分股

犯川東北全川震動州縣淪沒過半有上聞有不敢上

聞無從悉數先是石逆達開擁眾十餘萬聲稱入蜀權

總督事將軍有鳳咨調湘營道員蕭啟江一軍馳援五

月抵成都殂以候補府李英燦領其兵六月李逆營資

州蘇家灣藍逆自雅州出復陷彭山踞簡州之源通場  
進偏省城忿各鄉團阻其鋒不得逞遂銳意滅團九月  
上竄溫江擁衆數萬渡羊馬河連擾郫灌彭什時田良  
為幕友邵桂芳稟揭詞連占泰 欽使崇實入告奉  
旨入獄曾萃職聽勘而崇權總督十月初五日賊陷趙  
家渡湘營師潰英燦死之湘營副將黎得盛戰亦屢挫  
賊竄大邑燬崇慶州十一月緜州梓潼劍州失守十二  
月分股陷龍昌永川璧山四川提督郭相忠駐簡州起  
用己萃提督蔣玉龍駐資州互相觀望辛酉藍逆由川

北竄陷漢中李逆據青神分股圍瀘州攻合州順慶五  
月欽使駱秉章以楚軍至布政司銜黃子春陣亡於二  
郎場六月崇授成都將軍駱授總督七月石逆達開由  
黔入川徑趨涪州踞羊角磧未幾陷黔江踞來鳳入湖  
北施南壬戌夏李逆敗走天然坪已而伏誅其黨踞涪  
州之鶴游坪粵逆復自施南陷中州之石柱圍涪州幾  
陷援至焚而去癸亥涪州牧姚寶銘收復鶴游坪而粵  
逆石達開獲於雅州四川肅清  
咄咄道人曰己未春 朝議以餉絀准令直省抽取鴉

片釐金時餘游蜀慨然曰 國家經費歲糜濫者不知其幾今帑項即甚支絀何在增益此區區毋論失體一旦有誤封疆即費數百萬之錢糧而不足矣蓋深知蜀之必滋事也無何當事者惑於屬吏之游談毅然必行未一月李逆煽亂厥後三易節帥漸就芟夷而藍逆竄入漢南短韃也附于長毛禍延兩省然起事纔數百人耳得一將馳勒便可撲滅乃令其軼國敘府局中人且從容作壁上觀嗚乎熒熒之火竟致炎炎涓涓細流直成巨浸廿年事變大率如此嘗論之川省軍務始壞於

萬蔣繼壞於田占邵訐田良占秦冒功縱敵臚列捏報者十二失機者七頗為情實非誣蔑也而當事為之幹旋迨 欽使奏聞 嚴旨究辦以賊至邵得賄遠颺此案遂懸胡文忠公致左京卿書言公入蜀則恐公氣類孤而功不成即畀以蜀督而自薇省以至州縣多為小人官作亂於上民思亂于下吾恐丈之必不能堪也且未亂易治已亂易治而將亂難治其上下官吏異常放恣異常昏庸異常險詐蜀事是也殊得其實蓋蜀中在咸豐間幸且無事凡納資及濫保者俱指四川於是童

昏紈綺驟至監司負販匪徒悉膺民社督臣又率老邁  
文弱之書生精神頽惰見識凡庸徒為羣下所播弄而  
已曾卓如開府自入仕途威名卓著由陝移節蜀人望  
之如雲霓彼時敘嘉軍務尚未大潰倘督兵練尅日東  
行賊便望風而散所謂先聲有奪人之心也乃高居簡  
出首辦王燕張祥慶一縈與吾鄉翁次竹太守為難而  
以軍務付之粗才至使自流不守錦繡江山一朝煨燼  
以此謗讟繫興聲名瓦裂殆老將至而耄及之耶自是  
蜀事愈出愈奇其明年川東北凶燄燭天而駱齋門開  
府得以迅掃逆氛者其神算總在於簡軍實去官邪有  
以折賊勢也昔張綱發埋輪之憤氣懾豺狼李膺揚破  
柱之威毛寒狐鼠以今証古不有然歟

陝甘回變

陝回之變釁起華州華州人種竹而不鬻笋邏守甚嚴  
竊者輒被殺而官厨重此味其忘軀射利者習為常也  
同治元年壬戌渭南回與華州人爭竹林回子斃焉牧  
令治不以平臨渭回戶遙然忽起於是督辦團練在藉  
副憲張芾馳往曉以大義逆首擁而殺之倉角鎮維時  
川逆藍大順踞洋縣其弟二順踞商州山陽縣與回互  
煽而粵逆糾皖豫之捻出沒武關荆紫間復與川逆通  
踞漢中中朝憂之以蜀藩劉蓉代英榮撫陝劉起家校

官以理學自名不知兵賊迫城下調度乖方事急不戰而散枉死之骨如山至今灞橋左右欲求一高柳不可得也明年癸亥西安將軍多隆阿自樊城直馳臨渭賊始大創十月大順陷盩厔隆阿移師督攻甲子二月二十三日復縣城隆阿受槍斃大順竄至漢陰界在籍主事管涉帶練殺之二順亦敗於山陽竄伏商州之二郎廟旋亦殄滅臨渭之回乃逃入西口十一月陷新疆三城圍伊犁內地之平涼寧夏鞏昌秦川及近省之狄河二州皆響應先是河州劇盜以私怨殲甘雀楊三庄漢

民其徒數百耳當道不能誅乃務為媮嫗以柔之使回得大張逆膽嘯集十八會種人煽動秋回未浹歲而悍賊半甘肅至是有客回有土回凶氛益熾乙丑督師楊載福至分防移徙訖無成算馴至羣帥互起猜嫌丙寅三月初三日蘭州兵變越日河北回首馬士彥窺偏省垣大局愈危於是閩督左恪靖奉命督辦陝甘丁卯劉蓉得罪代以湘撫劉瓛剛愎自用求勝前撫陝之吏治益壞矣然此時藍逆已死回氛亦衰殘賊震於恪靖威名相侷不敢動咸長左右諸郡縣稍安靖而幽長沂

隴以北若甘之蘭固慶涇河狄等府州仍同化外踰一  
年己巳恪靖提兵入甘而陝撫遽奏肅清補行科舉恪靖  
進勦平涼府土匪張貴克復肅州乃十一月提督劉松  
山陣亡回匪又竄韓朝諸邑庚午正月且由口外繞晉  
境旋擾榆林沿邊復入咸陽轉包大兵之後楚汴俱震  
廷命李鴻章督辦陝西軍務未至賊退神木命某死  
難當事顛預入告不知作何語也甘回首逆馬化龍盤  
踞金積堡狡猾異常以受撫愚當局屢受其害今年忽  
報擒斬然陝人則所聞異辭矣

咄咄道人曰歲丁未余游長安陳梅莊刺史提魁每與  
余言漢南浮動終為亂本後十年赴蜀謁來南鄭目擊  
華靡之習怙侈之態因嘆老成人憂深慮大也然往者  
粵逆犯楚豫雒南山陽震動時屯重兵盤亘鎮賊不敢  
偏厥後稔匪軼出河南潼關以東迭經蹂躪而南山固  
無恙余方有攜鋤采藥想無何川事起浸浸趨入褒斜  
間建節者茫無隣戒豈非以東事孔棘未遑南顧哉夫  
回漢相爭二百年錮習自張逆三世皆膏 國家斧鑕  
是以回民寒毛惕伏不敢為非滇海無風作浪頻損

國威彼狡然思逞者圍視而起非意外之事亦非一朝之故也西安漢回錯處向來宦陝者以臨渭為美缺其秤餘火耗三倍甘藩大抵取之回戶耳蘊利生孽恩威倒置外盜乘之生靈塗炭矣伏讀 憲廟諭回民云既為 朝廷編氓即為 朝廷赤子 今上元年諭云該回民等久隸中華同受 國家復育之恩食毛踐土二百餘年其間游登仕版者亦復不少豈無天良何至甘為叛逆推原其故則由地方官辦理不善遇有互鬪等事未能持平妥辦以致仇衅日深繼而陝回倡亂自知為法所不容時造洗回謠言冀煽同類而無知漢民又常以殺回之語轉相傳述豈知 朝廷一視同仁初無歧視嗣後帶兵官及地方文武務當分良莠不分漢回庶乎仇衅日消同登衽席以無負諄諄告誡之至意大哉聖人合四海以為家而封疆大吏不與事習左右之人惟工奔競平居不能養臨事不能治能專利不能理財能虐民不能殺賊因循粉飾首鼠兩端木之中朽也肉之內腐也其外之枝葉皮毛蓋不足恃也久矣嗟乎天下以盜賊為患而亂天下者不在盜賊亂在庸才不

除真才不出人才隨取才者之分量而生亦視用才者  
之輕重而至西北荒寒士能耐苦肌膚實而心地樸禍  
變亟矣倘有異材出而供國家臂指之用乎彼尸居  
民上者固不必道即褒衣博帶高談性命者亦無與於  
此也伏羗王心如權慷慨敢言以孝廉需次陝西箸隴  
右戰防竊議凡審寇審機審方審勢勦撫固本等議言  
皆詳切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世之為王君者亦豈  
少哉

福建軍務

福建寇警始癸丑迄乙丑其被躡者皆在上下游而福  
州幸且無事此元道州所謂豈能力制與蓋蒙其哀憐  
而已下游小刀會匪之亂起於海澄不旋踵而破漳郡  
連陷漳浦長泰同安廈門安溪諸廳縣賊渠黃得美黃  
位也上游紅錢會匪之亂則龍巖嵩師黃有使陷永安  
沙縣永春武生林俊應之共圍延平旋陷仙游蓋梟獍  
竄踞金陵狐鼠聞風竊發矣其冬皆平之獨林俊跳梁  
南安惠安間至丁巳秋斃於圍丁巳是年春二月粵逆孫

四照後改從瀘溪乘雨夜掩入鐵牛關廿一日薄光澤

城下三十日以地雷轟陷之進圍邵武三月初六日郡

城失守邵武縣知縣孫翹江死之郡屬相繼淪陷其由

鉛山入者石逆達開也三月十七日陷崇安十九日陷

建陽廿七日圍建甯府總兵某閉關不出建安縣知縣

何鎮之怒督圍出勦父子死之先是石逆竄江西圍南

昌退踞武建沒有趨入福建之勢於是按察使保泰駐

延平糧儲道王訓駐杉關至是王訓死於邵武保泰遽

引疾歸四月初四日總督王懿德以五百人出師駐延

平留省防兵八百名由浙調援之師則惟溫台兵七百

八十名由福甯取道邵武副將吉祥兵三百六十名派

往建甯此三路兵力以堵上游已屬無濟乃邵武之賊

復於王督出師之日由泰甯破甯化勾引小刀會於初

七日陷汀州郡城及清流歸化二縣幸東西溪圍丁協

力聚眾數十萬沿村殺賊而副將畢定邦自江西督兵

馳至江南提督周天培奉侍郎曾國藩檄亦率援師至

屢挫賊鋒五月初一日賊遂退踞河口戊午石逆圍浙

江衢州不下自岑陽闖入崇安急趨浦城浦城富而城

堅人皆誓守諸生黃美中詹先欽者奸人也私與賊通  
賊薄城守者然礮二人急止之曰我已議和矣賊遽攀  
堞上城遂陷死者數萬人令韓湛盡燒倉穀死文昌閣  
下於是賊以浦城為老巢而建甯七邑復淪其五仍藉  
東西溪團丁之力拒賊數月時浙江巡撫晏端書以衢  
嚴少安檄總兵饒廷選副將張騰蛟督兵勇馳援又咨  
幫辦軍務總兵周天受李定泰各選勁旅三千取道龍  
泉赴浦城會勦是時曾侍郎由河口營到浙復奉命  
援閩擬自鉛山進軍賊始有懼心分黨竄向江西圍廣

豐旁趨玉山為牽掣計秋諸軍集浦城七月二十二日  
克復縣城建甯鎮游擊王興業亦於二十九日復崇安  
而總兵周天受先於初八日復建陽賊乃竄踞順昌陷  
邵武而汀州龍巖皆不守計陷郡縣十城秋退時總督  
慶端也紅錢會匪自癸丑後踞延平九龍山知府金萬  
清討之窮其穴竄建甯萬清誓滅之其部守備王三刀  
千總李景新戰死萬清憤一日自帥百人出渡水伏發  
死焉後卒平之庚申廣東嘉應州敗寇數百人竄入武  
平知縣八十四不設備汀州復陷無何遁去壬戌臺灣

嘉義載萬生為逆總兵

知府孔昭慈督兵勦辦

被戕陷嘉義圍彰化甲子春嘉義寇復夏五月彰化解  
圍逆黨楊金環等伏法時金陵散寇竄江右提督鮑超  
勦之入邵武屬境陷建甯甯化二縣踞之隨亦遁去六  
月金陵平殘寇四竄其伏匿於江西廣東福建者尤夥  
於是巡撫徐宗幹奏調按察使張運蘭陸路提督林文  
察馳往汀邵一帶防勦無何武平不守運蘭陣亡九月  
十四日漳州土匪復勾引粵逆李世賢入城戕鎮道府  
縣變起倉猝風聲鶴唳處處皆兵奏罷鄉試時鄉試檄  
在十月

文察歸兵無百人沿途募勇十一月初三日營江東橋  
半夜寥狼一軍路藉文察死焉是時賊約十餘萬其股  
有四一為李逆一為汪海洋踞連汀南靖上杭交界之  
南陽一為丁大洋林世揚分踞龍巖迭敗官軍冬十二  
月總督恪靖伯自杭州調蘇浙諸軍以提督高連升黃  
子春統之竝駛輪船而進恪靖駐節延平乙丑春三月  
入省李逆陷詔安知縣趙仁麟死之夏四月廿二日李  
逆遁汪海洋殺之而竄廣東嘉應州恪靖於廿七日啟  
節駐興化奏捷進駐漳州提督高連升尾追入粵被劫

於黃陂秋粵撫郭嵩燾請以恪靖節制閩粵浙三省  
朝議從之冬入粵以提督鮑超軍圍嘉應州丙寅春海  
洋自斃其黨伏誅三月恪靖凱旋而崇安以釐金激變  
陷邑戕官旋撲滅以齋匪入告其先永春抗抽釐金一  
案勒上場堡顏姓一村民頑可誅民愚亦可憫也厥後  
布政使王德榜奉檄勦辦蒲仙烏白旂及尚幹積匪是  
皆怙惡之鄉亂國用重典此其宜矣  
咄咄道人曰福建瘠土也道光間英夷滋事下游震蕩  
及咸豐戊午石逆再竄上游浦城順昌屠殺無遺同治

乙丑李逆竄踞漳州至今路人猶聞梟也嗚乎隱矣其  
劫無可逃耶抑風俗之靡做人心之佻薄實有以召之  
耶漳州海墘居民饒裕而習尚囂凌恥貧不恥賤微利  
所在父可賣子弟即可負兄即一姓聚族而居亦無不  
以大凌小以衆暴寡睚眦之仇動輒列械互鬪展轉報  
復數世不休浦城西山先生故里也理學餘芬至今未  
沫乃錮婢之習竟與臺灣同即此造孽大千天和然則  
殺機固皆自造劫何有焉自來寇亂繁華富麗之地受  
禍最慘鮑照蕪城之賦庾信江南之哀士大夫非不痛

之而習俗移人賢者不免繼自今草薄從忠斷雖為樸  
父兄子弟其知所變計矣若夫軍政之廢弛吏治之因  
循此自大力者運之左恪靖奏閩省情形云閩省吏治  
軍政之壞由於因循粉飾已久積習相沿驟難更易外  
觀雖尚無他而切按則鮮有一事可期實濟者臣入閩  
以後詳加訪察覺其習氣之深竟與各省十年前景象  
無異深抱隱憂一省之大籌兵則無一卒之恃籌餉則  
無一月之儲問守令則樸幹者難得數人察局員則練  
達者未能指數而民俗則悍戾幾若性成固識法紀斤

在匪盜蜂聚官司莫敢誰何其在都邑率畏賊而不畏  
官其在鄉團則抗官而兼通賊制兵率虛存冊籍訓練  
久荒武職則但事營求騰技均弱推原致弊之故約有  
數端各省捐例同開流弊雖多尚有限制閩省鐵錢鈔  
票難以通行乃圖藉此收捐為繞算通融之計捐生買  
票上免層遞減折明符例價暗得便宜一經得官即可  
兼權子母入仕之始即懷苟利之心取息稍豐又可為  
捐升之本而且委署必計年限更換多因調劑其作官  
儼若經商其視官也一如傳舍此吏道之所以雜也制

兵之餉本為至薄閩之減給又已三年或每月給銀三分而米則停發或每年僅得米一石八斗而銀則全無雖曰事平補給實則一飽無時如臨時而責其荷戈用命其誰甘之其黠者且納貲以捐千把但能營謀差使便可稍有贏餘于是有遞捐至都守參遊者官秩稍崇則索陋規買弁缺取償尤易若輩但曉謀利營私何知整軍經武此軍政之所以壞也閩省山鄉狹瘠本地所產穀米不足供本地之食民之謀生既艱復喜惰游不勤工作又近來鴉片流毒日寬吸食者十人而一

為盜賊勢所必然慨自吏治不修官司不知教養  
事治本之策已亡官司不知政刑為何事治標之策復失民無恥為盜之心小則伏路殺人大則入會行劫而盜賊日盛矣盜賊甚則兵不足以制之勢不能不增募勇丁勇丁散則復為盜賊而又加以粵東游手下府奸民雜錯其間於是閩中各郡縣皆匪與盜之淵藪矣何怪巨寇一入從亂如歸乎燭照數計可謂痛切惜乎察吏鍊兵不數月而移節陝甘也至釐捐做政歷經祁中堂雋藻等奏請裁撤迭奉諭旨煌煌飭令停止而延

宕轉復增益嗟嗟我民兵燹餘生乃復受此朘削果其  
有濟於事無飽於中亦復何恨而元年御史丁紹周摺  
言今之抽釐勸捐大率於地方官之外另行派員經理  
謂之委員所委之員不必實缺候補也凡有虛銜頂戴  
者皆可充其任委員之人不必督撫司道也凡各營弁  
皆可操其權服官有迴避之條委員則至親至戚無所  
引嫌官額有一定之籍委員則或減或增莫可深考大  
吏以之為市恩之具僚屬以之為營利之途應令各省  
即將委員裁革專責地方官經理總之官少則弊地

方官果賢何虞廢事地方官不肖社稷民人均不託  
固不獨抽釐勸捐也四年侍郎殷兆鏞言各省釐捐無  
奇不有其始原為兵餉起見其後官仿賊匪成法而加  
甚焉臣覩暴斂橫征至斯極矣瑣屑抽捐名色殆難悉  
數而官親幕友游客劣紳爭先委員董事擅用令箭旂  
牌枷杖偽張告示虎噬狼吞聯翩保舉累數千萬鉅款  
實歸正用無多不但民怨沸騰而且大吏彼此爭收交  
相構怨強者兼併聲稱餉絀擬請軍務已平省分飭遵  
諭旨停止釐捐勿任恃功朘民牢不可破嗚乎大東小

東行軸其空詩八告哀此其義也福建情形與江蘇異  
且與武漢異僻在海隅非商賈填集之區也非舟車往  
來之地也又非明珠翡翠瓊琳琅玕之數羽毛齒革元  
纁璣組之鄉也上游負山利有米茶竹木下游傍海利  
有蜃蛤魚鹽此皆民間日用所必需而不能不日謀之  
於市者也官取於商商取於賈賈取於民自咸豐以來  
始以鐵錢繼以局票於是民間百物之估大率一益而  
三厥後釐金局設於是民間百物之估大率一益而五  
一益而十夫富商巨賈皆抱布以牟利者也紳士

工

吏胥僧道役夫奴僕皆抱布以貿物者也天下無  
於昔之布有十倍於昔之用於是紳士窮而益濫農夫  
屈而居奇吏胥奴僕以窘而作奸僧道役夫餓而為賊  
蓋抽釐之名名雖抽於行商坐賈而抽釐之實實皆抽  
之百千億萬之窮民也益陽胡文忠公再造楚北規畫  
東南大局老謀勝算才兼管葛獨其釐金之說竊不謂  
然其言曰自漢以前商賈之征倍於農民而後世反蠲  
之者王者節宣天地之宜以為正供已足給用可以與  
民休息耳世亂不興則百稅并舉非有所殘於民勢不

得已也此不得已之意天下後世當為諒之若云非有所殘於民其然乎其不然乎古之時其人則皆農也其居則皆比閭族黨也其田則皆井牧濕臯也其食則皆稻梁瓜壺也其服則皆麻縷絲絮也其器則皆筐筥錡釜也其童孺則皆樵蘇釣弋也其婦女則皆蠶織組紃也民少而習之長而安之不奪於奇器異物不撓於鮮衣美食不蕩於姦聲亂色其疾病死亡有以卹之其道路羈旅有以賙之其冠婚喪祭有以給之無所資於商賈而商賈懋遷有無有私龍斷焉是以商賈之仁於

農民以抑末也今則服物器用取之闕闕薪米油米從負販然則釐金非苛商也非苛賈也徒以病民耳且徒以病貧窮之民耳其在武漢水陸通衢舟算車算此即府海官山為權宜富强之計以文忠之精明強幹人不敢欺又善於用人不用法故向者見利不見害後人襲其說以佐其軍不度地利不揆人情小則民怨沸騰大則民心背畔文忠有知當亦自悔作法於涼已昔劉晏理財不用吏胥而引士類曩者福州以錢鋪滋事官設永豐錢局擇以業之老於事者俾董出納而受其成

本於官始則百計欣然至有數十里外鄉民挑錢赴局  
兌取官票者未幾情形竭蹶而向之挑錢兌票者皆轉  
而持票取錢錢不敷支而支者愈急一救之以大錢而  
銅本太輕私鑄紛起再救之以鐵錢而民間苦其重滯  
不利輕齎官局錢票遂漸次減成自九折八折以至二  
折且由一折而更減為六折物價日益加昂而地方之  
財源日匱推其禍敗固由成本抽提亦不肖官吏乘機  
而攫其贏買空賣空以其利歸己以耗歸公如取如攜  
各飽所欲以去而官局事不可問而民間苦不聊 戊

午三月喧填督署幾至大變假手非人貽誤至此悔可  
追乎迨撤局之日得以不叅一官不戮一人緣督撫悉  
未更代委員概屬私人山高帝遠閩人又小心畏法以  
故晏然無患若京都則五字之獄天乾之奸後皆嚴辦  
陝西則藩司遣戍局員伏誅其藉沒株連者復數百家  
福建瘠土也元氣受傷百年不復重之以釐金其於  
軍國者曾有幾何而蝕於巧宦攘於劣紳飽於奸吏者  
不知凡幾也同治元年總督耆 齒奏辦票本稅釐一案  
案內官員有 刑訊無何耆調閩海將軍且死事遂

寢乙丑恪靖入門此輩乃如狂風掃葉而某遂查抄謫  
戍嗚乎小人不可與作緣放利而行者多怨豈不信哉  
豈不信哉

### 廣東寇警

粵東多盜咸豐初悉滙於金田乙卯民變發原於東莞  
令以增索船隻漏規激變遂致蔓延肇慶已陷復圍韶  
州廣州屬邑沒賊者不少久之始平而餘氛猶未殄也  
己未勾連石逆達開自江西入前後十旗每旗數萬人  
圍韶州十閱月不下竄湖南敗歸廣西踞慶遠府以分  
黨由富川縣境竄入廣東撲連山廳走湖南庚申正月  
復由湖南藍山桂陽輾轉至廣東樂昌仁化始興等縣  
及南雄州之百頁司副將哈芬布擊走之廣集清遠縣

四出恣掠八月三日竄江西攻安遠縣連營六十里  
十二月仍回廣東闖入平遠縣總督勞崇光巡撫耆齡  
遣軍圍勦復縣城而高州逆首陳金剛竄踞信宜連年  
抗拒官軍癸亥九月其黨鄭金劉超斬之投誠於定縣  
城乃復鄭金改名紹忠賞給都司銜劉超改名維義賞  
給守備銜是時戴逆梓潰竄肇慶石逆餘黨李惟猷竄  
連陽山內甲子金陵殘寇歸之出擾東安高明鶴山等  
縣總兵卓興督軍進勦平之擒梓潰而福建按察使張  
運蘭亦獲惟猷於連州鐵坑均伏法乙丑粵逆汪海洋

自福建敗竄嘉應州及鎮平平遠二縣踞之丙寅春自  
斃

咄咄道人曰夫亂之所由生至纖至微止在守土貪婪  
吏胥舞弊開出無窮禍變前轍之覆後車之鑒乃當局  
者卒迷而不悟也可慨也陸桴亭先生謂平賊在良將  
尤在良有司宜大破成格凡進士舉貢監諸生不以資  
地但有文武幹畧者輒與便宜委以治兵積粟守城之  
事有功即以為其地之牧令如此則將兵者所至皆有  
呼應今拘吏部缺重以賄賂隨在充數是賣封疆也蓋

為明末流冠言之謝枚如舍人稗販雜錄曰州縣為親  
民之官今則惟錢是問一切利弊置之不問聚其狡僕  
猾胥敲取閭閻之脂髓半以媚上半以私己非理以抑  
之非刑以虐之百姓雖逃亡而不得免變亦死不變亦  
死窮無復之遂憤然起矣而其時為大吏者方且尊嚴  
若神明嬌怯若閨女素不習事茫然無措以為我官也  
彼雖小亦官也官不可損威於民又素納州縣賄遂極  
力袒護之而禍敗棘矣故為今之計宜開誠布公破格  
隆禮為州縣求廉吏得十將不如得一吏也吏得福於

未然之先將除亂於既然後世以將為有赫赫之功  
矣豈知吏不必赫赫而其功且十倍於將也與梓亭先  
生論同而語益痛切矣

粵西餘孽

甲子金陵尅復粵西餘匪荔浦張高友新甯吳凌雲容  
縣范亞音貴縣黃三友均於是年先後蕩平最後則南  
甯孫仁廣延至丙寅秋始剷除之仁廣倡亂於咸豐癸  
丑盤踞左江迭經官軍進勦先復橫州繼克永邑擒斬  
偽將梁安邦等仁廣復踞山潭老巢築險設防至是巡  
撫張凱嵩督知府梁培一道員單遠游澤春總兵李世  
恩王月亮等進攻掃蕩百餘賊莊踏平數十賊壘甫獲  
直抵山潭老巢破之仁廣猶堅踞內圍副將王國權等

斬關而入斃賊無算餘孽退踞空倉仍思乘間衝突各  
軍奮勇奪門縱火焚燒賊悉殲焉廣西全省於是肅清  
咄咄道人曰粵西自己酉後省垣以外遍地皆賊壬子  
悉數趨江南北而襲迹屯聚者未嘗不蠢蠢而起有司  
狃於諱飾又非果能坐鎮之也已未石逆竄回粵邊走  
桂林慶遠賓州踞南甯者一年田軍門興恕馳往勦辦  
於是驅入黔蜀而零星殘匪竄伏榛莽復歷八年然後  
蕩盡嗚乎藥之何易鋤之何難耶賈生有言以禮義治  
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棄背

禮義積而民和親自禮義之治之不行竊戶竊鈎法不  
當罪方且漏網於吞舟之魚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  
者亦至於不勝其衆頑鈍之恥見利則逝見便則奪滔  
滔者無所既極蓋又不獨賈生之所長太息已夫天下  
之根本在人心而欲正人心必先明義利先君義利  
論曰義無對利有礙效本相因勢不相並今行一事誠  
行而宜之其事未有不濟者如影之隨形如響之應聲  
故曰相因今行一事一心計是非一心計成敗顧乎彼  
則失乎此如水火之不能合一如黑白之不可紊淆故

曰不相並為天下國家者何嘗自私自利其意皆為國  
為民顧舉一典禮興一力役動一兵戈議一蠲賑輒糜  
費帑金數十百千萬聚人曰財理財曰義然則行吾義  
舍利曷由於是乎病義莫先渴利往往未見其利害已  
不旋踵而至將避害之為急利亦不暇興矣何敢言義  
聖賢知其然也義利之辨王霸之分原其所由生究其  
所終極其端兆於性情心術其禍及於天下國家是故  
義在足食足兵然後民信必不得已則兵亦可去也去  
兵非無兵也必不得已則食亦可去也去食非無食也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非真實之死地也此迂濶不  
不切於事情之論也不欲以兵食妨信不得以利並義  
知其不可並則其相因者直因其自然耳有德此有人  
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非其相因者乎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又可相並乎哉是故聖賢未嘗諱  
言利也利者義之和利物足以和義聖賢所謂利則義  
而已矣是故仁人君子之心皆無所為而為者也因民  
之所利而利之惠而不費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  
所利正其誼喻於義而已矣人主清心寡慾則足以蜀

賢奸斷足以神舉錯天下之積弊可以漸革而方意外  
之變可以豫弭履信思乎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唯義  
之務也

往歸自蜀阻於道第扁舟涸泝已瀘涪忠問草木風聲  
倉皇兩載每值夏漲數瀕於危漂泊因依時遇粵人及  
江南北人避亂者絮談賊中事退而記之名咄咄錄今  
東南底定矣回首曩時驚風駭浪如夢幻如泡影而邊  
烽未靖杞人之憂正復未艾庚午秋重游小湖瞬復天  
寒歲暮孑然顧影身世之感振觸百端因檢舊藁編成  
四冊辛未夏遭喪歸里道枚如返自都門持以相質枚  
如移書商改時秋深矣苦塊餘生猶須遠出冬抵小湖  
更撰陝甘回變一篇寄枚如定之其明年壬申枚如赴

丹霞之聘余亦移棹延平就道南講席人事叵鬱臥  
數旬私念叢殘都未就緒此四冊者不自磨洗毋乃重  
負良友之拳拳乎以炳燭力重訂一過雖搜羅已孕尚  
待於將來而分今輕重刪繁就簡異日再質杖如或不  
以為謬歟壬申孟秋中泮咄咄道人記



